



匠人精神，是这些年不断引起各界热议的话题，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而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葛亮的最新小说《瓦猫》，也是对这一话题非常好的延展。

《瓦猫》一书事关手艺，三段人生故事讲述一唱三叹的人物命运，其中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人，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气象。此次以“匠人”为故事之引，葛亮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着与信仰，时代开阖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一鳞一爪，是为匠作。



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读书之好

汪立夏

读书的话题，是一个人都能谈却很少有人能谈好的话题。说起读书，即使是不读书之人也能谈上几句，但正因为大家都略知一二，所以谈好、谈深刻、谈的吸引人，就特别的难。我于读书颇为偏好，大凡与读书有关的文章愿意去，与读书有关的节目愿意去，与码文有关的事儿愿意做，因为读书就像自己的朋友、知己和伴侣，一时半会的都少不得、缺不了，所以于读书说了三句话：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也就是说要喜欢读书，读就读好书，读了才知道读书好。

钱穆先生于学问尤其是中华文化钻研颇深、著述甚丰，他推荐国人必读的9本书广为人知。这9本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窃以为基本可涵盖儒释道三家，于中华文化传统有个基本了解和把握，自然值得。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于读书特别钟爱，属于手不释卷的那种人。他推荐的自己每日必读的马可·奥勒留的《随想录》和十分喜欢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值得读，要反复读，于人生修养和启迪心智都特别有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喜欢、一直重视读书，尤其是善于思考，于读书多有心得。他曾经开过一串长长的书单，涉及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各个门类，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示范、当标杆。可以说，读书不仅是成就、成功人士之所好，而且也是努力、上进人群之所爱，是人生的良师益友，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始终。

开始听说朱熹讲“读书变化气质”这句名言，还有点不太以为然，毕竟内存还不足以领会大家的体会。当我读完钱穆推荐的9本书和他的系列著作，读完南怀瑾、梁漱溟的系列著作，读完蒋勋的系列著作，还有诸如此类的中外学术、思想、文化著作和作品时，由里而外洋溢着一种充实自如的感觉，总是流淌着不断码文字的乐趣，激发着抚琴、好棋、太极的自觉，就连压力辛苦的工作都变得快乐而富有诗意，这种情绪和气场不断弥漫和发散出去，传递着人生智慧，演绎着智慧人生，至于不是“读书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但却是真切地于我身心发生了变化。

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一生刻苦读书，历经挫折，方才走上仕途、成就大业，而且读书不止、惠及后代。他谈读书的体会，就是一个字：傻。这个傻，就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读书再读书。他说每读一本书，开弓没有回头箭，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点不偷懒、不含糊，读过的书认真理解，反复琢磨，读了还要再读、反复读。从曾先生的奏折、家书以及遗留的著述中，时时处处可见其读书钻研的傻劲。当我们赞赏佩服曾国藩的成就以及富贵及后代的现实时，的确是体会到了不仅读书改变命运，而且作为基因传承惠及后代，满满的都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意味深长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幸福获得。

读书是件幸福的事，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与圣贤对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事上磨炼”“拔本塞源”“知行合一”致良知；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温故而知新”，享受骑青牛西去的老子哲学、鲲鹏展翅的庄子逍遥和棒喝一声的禅机智慧；我们不仅可以读纸质书，还可读无字之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把顶天立地的这本社会大书读好。我想，只要我们真读好了书，读书之好就一定会向我们招手。让我们喜欢读书，多读好书，尽情享受读书之好！

至美之物，不凋零

朱宜尧

依我看，用心才能至美。至美之物，永不凋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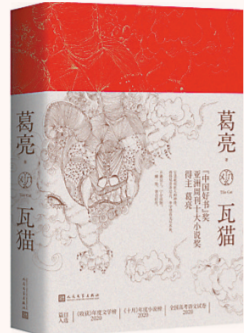
葛亮的小说，是学者的小说，有着和陶土特有的细腻与气韵，像烧得透了，用得久了，有了冷暖的陶器，所呈现于平静中见波澜，于波澜中复平静。这是小说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生命须臾短暂，能留下的东西太少。更何况世事沧桑，即便是盛行的，信奉的，也不见得经久不衰。而那些带着记忆的陶与书等器物，在饱经沧桑以后，依然依稀记得当年的模样。在有着一抹非凡嗅觉的作家葛亮看来，物都是有记忆的。

《瓦猫》就是如此，葛亮用文字以小说的名义，像个考古的学者，剥茧抽丝，将历史挖掘并还原了当年。

如果没有这些“物”，何以知道当年的景象。

我很喜欢。这包括小说



▲《瓦猫》
葛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的匠人，也包括葛亮，也是不可多得的匠人。

我不想说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也不想说飞发父子间的微妙且复杂情感纠结，更没有资格谈论小说的技法。我只想谈，小说呈现的生活意义。我们读小说，并非知识，而是

心灵的获得。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手艺人的高尚情操。《书匠》中的简与老董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修复旧书籍，可谓“焕然一新”。

书与人的沧桑，形成鲜明对照，好像爱护一本书，如同爱护一个生命一样，又好像每一本书的经历，也如同简与老董的不凡经历一样。他们倔强，但执着，可以为了心爱的事业，执着用心一辈子，哪怕生命悄无声息。

生活中这种精神甚是缺乏。我们别抱怨生活的不公平，多对照自己，多问问心里，你执着了吗？你用心了吗？就像书中那句话说得很好：不是真有心学，什么也学不好。那些匠人都有着同样的孤注一掷的用心。

《飞发》写得颇具悲剧色彩。因为那个老孔雀的不务正业，就已经奠定了他日后的

归处。儿子也没有学习他的

“飞发”手艺，相反，以一个敌人的姿态跟了别人学习理发，父亲如同受了奇耻大辱。在这种纠结与斗争中，父亲最终败下阵来。父亲应该是儿子的榜样，也难说，父子成敌也是有的。真正的匠人，不只在技艺，他的言行，他的品德，他的为人，足以暴露一个匠人的优劣高下。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小说《瓦猫》较《书匠》和《飞发》来说，似乎更胜一筹，我更喜欢。

说万变不离其宗，可葛亮说往往看的是“变”，这就很微妙，很值得品嚼了。

老猫王带着小猫王云游，看的就是“变”。他教她“知己

知彼，百战不殆”。可人终究是人，即便学富五车，也有着欣赏的局限，哪里懂得那些看眼里的“丑”，却是别人眼中的光鲜，别人的艳羡，是别人

看不透的宗与根本。

人世间真是这样，往往都是看着别人的好，没想到，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好”。你羡慕别人，别人也一样羡慕你。这好像诗人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要懂得“变”，才能守得住内心的核。做足自己才是本，才是宗，才是内心的核。这才是匠人的真正智慧。

看了葛亮的《瓦猫》，每个人都想成为匠人也是不现实的，匠人需要机遇、知识、天赋，更需要后天孜孜不断的努力，先天与后天不断磨合锤炼，才能渐成匠人。

我们要学习他们身上执着用心的精神，任凭世事风雨变迁，初心不变，痴心不改，守护好自己的手艺，人生就别有洞天，大有不同了。

延伸阅读

第一季度中文小说佳作

长篇

■《受命》
止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的小说。作者在小说中，除了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爱情和复仇的故事，更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充分勾画出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城。

■《滨线女儿》
王聪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王聪威为其母亲的家乡——高雄鼓山的滨线地区——书写的乡土志。小说透过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角色的视角展开，讲述了太平洋战争前后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作者在书中实验了文白夹杂的行文，对一些闽南语词汇的保留捕捉了滨线最生动的过往时光。

■《钦天监》
西西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西西的长篇新作，讲述了清末民初，周若罔子承父业，进入钦天监学习，作者通过东方占星术、周易、史学与

西方天文学、几何、数学、地理学等思维方式的交流与碰撞，巧妙穿插历史文献，从一个人、一个家、进而描述出一个东西文化交锋、人们思维发生大转折的大时代。

■《有生》
胡学文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胡学文潜心8年完成的一部鸿篇巨制。作者讲述了一个起始于“生”的故事——以接生超过万人的祖母为主干，以被祖母接引到入世的众生为枝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逾百年，堪称一部有着宏阔格局和叙事雄心的史诗。

■《野猪渡河》
张贵兴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者张贵兴停笔17年后重出文坛的长篇佳作，囊括包括红楼梦奖在内的众多文学大奖。本书继承了作者强烈的文字风格，讲述南洋华人在二战期间遭受日军侵略屠杀的一段痛史，带领读者进入当年那个地狱一般的血腥暴烈时空，呈现出一个由瑰丽、绚烂、血腥的文字所编织的历史寓言。



短篇

■《面孔》
东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入的四篇小说均有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特点，叙事志人，只寥寥几笔，却风神能见。面异相相的人、行为怪诞的人、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人、默默无闻的诗人……作者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以古雅的双语白描俗世众生相，既蕴含着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也体现出独特的先锋精神。

■《永隔一江水》
邓安庆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青年作家邓安庆最新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仍围绕作者熟悉的湖北家乡邓垸展开，描摹真实质朴的人物和动人亲切的故事。本书体例上虽属短篇小说集，但7个短篇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勾连紧密，彼此融会贯通，又可当作一部行文流畅、人物鲜明、真实反映社会议题的长篇作品来读。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
邓一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邓一光的深圳故事集。12幅“深圳写生图”，12种不同身份，12段奇遇人生，探索着这个城市独特的灵魂与质感，也挖掘出当下城市写作的深邃与宽广。问题学生、高级厨师、厂妹厂仔、程序员……这座崭新的城市，包蕴着众多新移民和异乡人的梦想。

■《伊春》
赵松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继《抚顺故事集》《积木书》《隐》等广受好评作品之后，赵松推出的又一部充分体现其精湛叙事技艺和深邃洞察力的全新力作。书中10篇小说仿佛可以彼此渗透融合，无论是貌似写实，还是梦境穿插和意识的流动，都体现出作者超强的整体掌控力，进而产生出一种强烈而独特的沉浸式体验。

■《恶魔师》
杨典著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杨典继《鹤笔记》之后的又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几十篇短札，内容涉及轻功、大异密、心猿、妖怪、逃犯、被往事之罪困扰的人或唐代诗人等……与之前的作品相比，作者力图在过去的思维冲撞与观想折叠中，再次升级，甚至摆脱一切小说传统，以期达到某种无序的意外。



书里书外

年少不识汪曾祺

杨方

年轻时读汪曾祺的散文真没觉得好。全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从头到尾也不见一句值得抄录的妙词好句，实在提不起兴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淀，以及对文字感受能力的提升，才知道汪老的文字原来是一杯有回甘的绿茶，越品越有味道。

最近细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集《家常酒菜》，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博识广的老人聊天，像咀嚼他文字里的菜肴，虽说通篇大白话，但有趣好玩“好吃”。《家常酒菜》收录了汪曾祺先生写美食的全部篇目（共40篇），分为《故乡的食物》《昆明的吃食》《四方食事》《五味》《吃食和文学》五章。在《昆

明的吃食》里，聊起一道皂角仁做的甜品，有个老兄吃了后闹肚子，连上洗手间都来不及，因为“皂角仁太滑了，到了肠子会直流直下。”虽有点不雅，但贴切，让人忍俊不禁；在《家常酒菜》里，汪老聊到自己首创的一道菜叫“塞馅回锅油条”。将油条切成寸半长小段，把提前拌好的肉馅塞入中空的油条，然后下油锅炸。说此菜“嚼之酥脆，声震千里，比炸春卷味道好”。老人自嘲，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读来颇有趣味。

汪老的文章让人总慌慌看着结尾，就像勾芡收汤，用一两句话那么“一收”，就将一道菜肴上升到艺术和人生的层面，味道和韵味就全出来

了。先生笔下，连菜肴都有文化味，让人觉得前面那些琐碎的铺垫，看似不经意的闲聊，实则是有意安排的。

在《吃食和文学》里先生这样结尾：“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苦瓜是瓜吗》中，老先生最后“端上来”的立意也和写文章有关：“应该承认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从五味里开出去。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

《葵·蕪》也是这样，“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蕪，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么？”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来了。

“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来了。”细琢磨，倒像是说呢。如何看待汪老的文章，许多人一如当年我一样，少年太懵懂，不知是大师。年少不识汪曾祺，这是有眼无珠啊。

别了，闰土

陈仁红

那年，我不过十岁，初识闰土，他正年少，“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在碧绿的西瓜地里，向一匹狼尽力地刺去。”因为闰土的引领，我喜欢上了鲁迅先生的文字。

于是，十岁的我读了《朝花夕拾》文集；于是，我从小就知晓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知晓了阿长，知晓了庸医误人，知晓了五猖会；于是，我就铭记着，一定要去看看先生的故乡——绍兴。

江南的春刚刚绽放，绍兴的清晨还很凉，我已踩着寒露走进了鲁迅故里。乌篷船早已在石拱桥下等候，远处还有两三只，在橹夫的唱橹声中拐入了弯弯的窄巷。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寿镜吾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三味书屋。”这就是先生自十二岁时，师从寿老先生学习的学堂——“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出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醢醢”的古语。三味书屋原是寿家的书房，后来设为私塾，寿老先生治学严厉之名，响遍绍兴城，鲁瑞夫人遵循严师出高徒之旧道，把儿子周樟寿（鲁迅）送入了寿家私塾。

先生说，寿老先生是位渊博的宿儒：“寿镜吾老先生高瘦，须发花白，戴着大眼镜，是绍兴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当年威严可畏的寿老先生可曾料想，寿家私塾走出了一位大文豪，因周樟寿，寿家那小书房得以名震天下。

绍兴旧式私塾规定学生要自备书桌，鲁瑞夫人寄厚望于儿子，备了名贵的海南黄花梨木书桌，希望儿子金榜题名，仕途平坦，拥有尊贵的身份。

然而，一个不平坦的年代何来平坦的仕途，先生清醒觉悟，为旧社会的贫苦人民执笔，斗争了一生，奔波劳苦了一生。至今，先生的书桌还在三味书屋北墙角，书桌右角那个“早”字的悲苦仍令人心酸。

我从《父亲的病》读到了先生年少的艰苦，父亲长年卧病，身为长子，先生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一天，因上学迟到了自感惭愧，默默地刻下了一个影响中国好几代人的“早”字。

十七岁那年，先生别了家乡外出求学，这一别，应了贺知章那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别就是二十余年。

我读《故乡》，除了失落再就是悲伤。二十余年后，先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闰土闻讯赶来相见，此时的闰土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在旧社会凋敝的乡村时光里，他被磨成了一个愁苦不堪，神情漠然的中年男人，那位见识丰富、活泼可爱的农村少年已一去不返。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天下不太平，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他成了木偶人。

闰土，在先生作品里出现不多，但在先生笔下是中国旧社会农民的典型代表。那位机灵爽朗的少年，经历了一次次的饥荒、兵灾及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压迫，迅速老去，木讷无神，借助闰土，先生笔伐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

从三味书屋出来，感慨颇多，但有一点很确定，也很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年代，在这块繁荣而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我们虽未最富足，但很知足；虽未最强大，但不弱小。先生，尚安！